

乙巳版語

《斗數卷》卒之遊蕩到乙巳年。由卷一出版至今，已是十八年一條好漢。二〇〇七年開始，《斗數卷》便不是甚麼暢銷書，至今仍不是，相信將來也不會，有把握的是細水長流，冀有日涓滴成河；我佩服出版社勇敢，幾次再版，一次輯成套裝，今年又來一次。

《斗數卷》不會入江湖廝混，寫來都是給朋友看的、同學看的，多年下來，我發覺我可能還是寫給自己看的；寫無節制，每次都砌到磚頭般厚，然後設計封面，事成放在哪裏，自我感覺是養眼的點綴。

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經歷過鬱金香狂熱式的全民大煉斗，氛圍已成，我也真的不會奢望《斗數卷》能扭轉甚麼局面。人性喜路徑依循，喜歡看熟悉的東西，聽熟悉的耳軌，且會入鮑忘臭；我一直沒有公開收學生，卻曾經有個冒「阿松介紹我來」的不速之客，在我幾次界定一些星曜意義的時候，底氣十足地引「大師」說過的東西嚴正的矯正我，我這真躺平大師樂得偷閒，倒是有些同學沒有耐性，把他攆了出去。

《斗數卷》寫結構，追源溯流，還原本義，將基礎概念重新整理，的確不是看熟的眼緣，聽慣的耳軌，有時我會在媒體上看見一些對《斗數卷》評論，都是引用軌跡之見，理由、角度、jargons（術語），都耳熟能詳，的確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，尤其是表達概念，用文字最耗時以及最昂貴。筆者天性，懶不駁嘴，《斗數卷》反而可以旁若無人、自由自在地生長。

《斗數卷》將整幢結構，每卷用加厚頁數，提前用五卷寫完，不覺已屆七秩之年，以後幾卷若寫下去，便是環繞主軸添加色彩，也就隨緣了。

由大煉斗時期的搖頭擺腦，到今日 AI 滿途，想是銀河體系亦已變天。近年感傷，「訪舊半為鬼，驚呼熱中腸」，日常除了行逛、照相之外，也有略用 AI 遣圖，今次卷一至卷五藉之畫上新皮，大概是呼應，不論內容還是外相，都宜更新。

乙巳仲夏書

目錄

| | |
|------|---|
| 乙巳版語 | 4 |
| 初版自序 | 6 |
| 前說 | 8 |

斗數的主要構件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關乎第一組構件之基本建設及構成材料 | 25 |
| 2. 關乎第二組構件之主體及構成材料 | 36 |
| 3. 關乎第三組構件之半成品構件 | 50 |
| 4. 關乎第四組構件之組成部分及運作形態 | 58 |
| 5. 第五組構件之習術者心態及思維 | 62 |

斗數重新學起，在晴朗的一天再出發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捨花甲而從歲紀、論星系之貧乏 | 66 |
| 十二宮總論 | 72 |

十二盤風，其型格及波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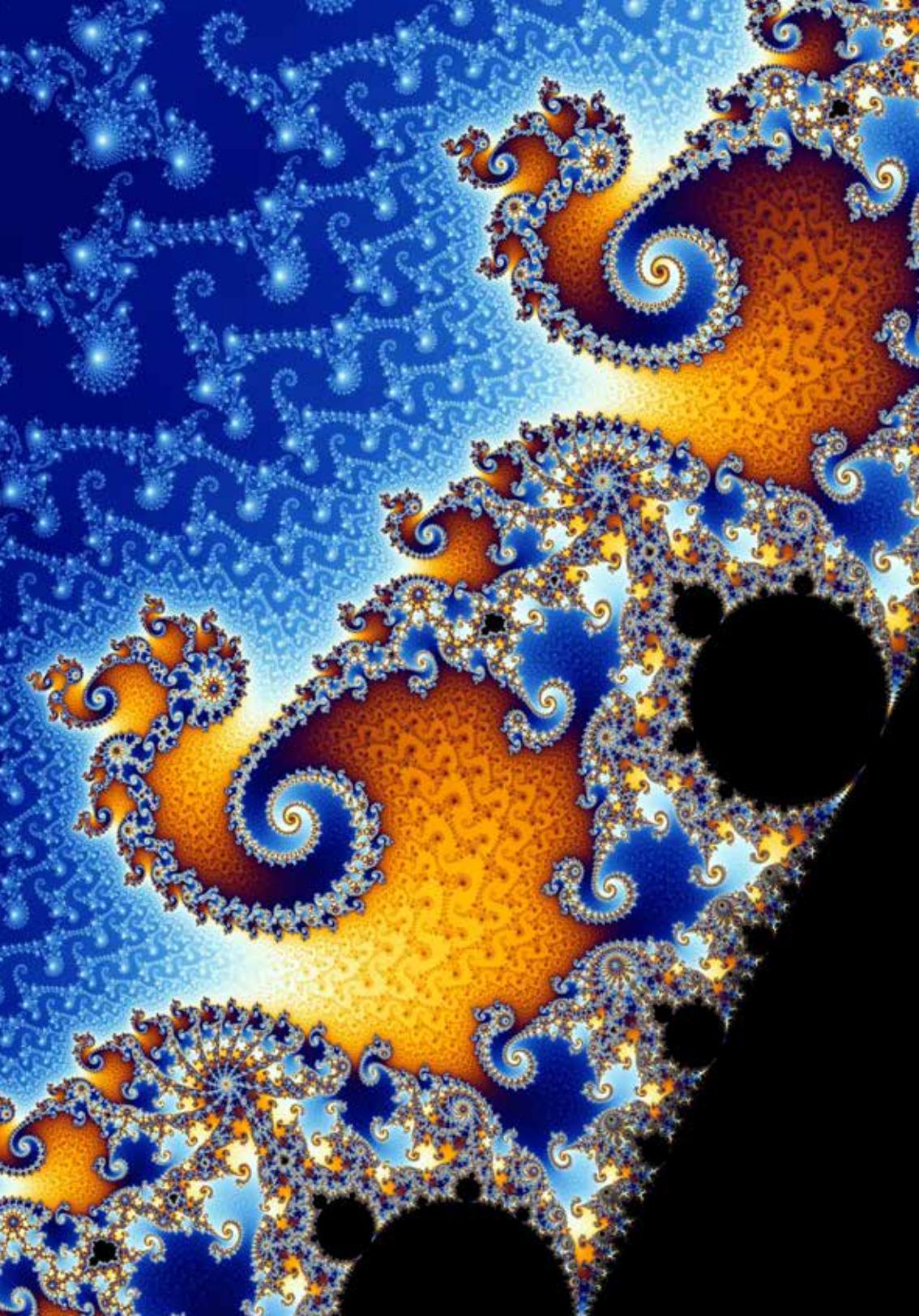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二基本盤（星象原型） | 86 |
| 1. 紫微在子 | 88 |
| 2. 紫微在丑 | 116 |
| 3. 紫微在寅 | 142 |
| 4. 紫微在卯 | 170 |
| 5. 紫微在辰 | 194 |
| 6. 紫微在巳 | 214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中場旁述 | 243 |
| 7. 紫微在午 | 248 |
| 8. 紫微在未 | 278 |
| 9. 紫微在申 | 308 |
| 10. 紫微在酉 | 330 |
| 11. 紫微在戌 | 348 |
| 12. 紫微在亥 | 374 |

碎碎唸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向讀者致歉 | 392 |
| 2. 不要讓太多高人圍繞身邊 | 397 |
| 3. 斗數不因渺廢巨 | 401 |
| 4. 卜筮之道，先人謀而後鬼謀 | 433 |
| 5. 論五色的貧乏之一 | 440 |
| 6. 文昌、文曲與五色的關係 | 450 |
| 7. 論五色的貧乏之二 | 462 |
| 8. 論徵驗之貧乏 | 472 |
| 9. 斗數是語言系統 | 480 |
| 10. 我着重文化傳承 | 497 |
| 11. 定盤為甚麼那樣困難？ | 506 |

| | |
|----|-----|
| 後語 | 518 |
|----|-----|



再在斗
出晴數
發朗重
的新
一學
天起

Reconsidering
Ziweidoushu
All set for a
Sunny Day

捨花甲而從歲紀 論星系之貧乏

On Poverty of the 60 celestial Systems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，
取次花叢懶回顧，半緣修道半緣君。

唐·元稹《離思》

很多學斗數的人都有挫折感，為甚麼學來學去，都只得個似是而非？

我們如果偶感不適，到藥房買些頭痛丸，傷風感冒藥吃了，大概也會沒事了，如果病情一路沒有好轉，那麼，醫生便會建議我們做一次全身檢查，以便了解病情。斗數的文字汗牛充棟，由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冒頭，港台名家輩出勇寫，衍生出幾乎全球華人讀斗數的潮熱現象，只不過，讀的人未能「趨吉避凶」之餘，卻見愈讀愈迷茫。我當這是病情，建議學斗數者，要在

斗數原理，公理，基要，
星曜本義，發展義、變化義的概念，
運作概念，
推斷方法……等等方方面面，
做一次全身檢驗。

斗數演義

我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看過不少的斗數書，大多數都是台灣作者寫的，除了一部分人比較取巧，將《紫微斗數全書》的一些內容，四、五篇的經典賦文，斷章取義的把他們拼來拼去，草率成書，那有點遺憾，但卻可以原諒和理解，畢竟那是草創

期，底子薄，大家摸着石頭過河，見步行步。

即使如此，有些斗數作者還是比較進取的，試圖將斗數格式化，條理化。譬如說，有些作者會將紫微一星條理格式地鋪陳出來，例如說，紫微在子、午的人如何如何。紫微、貪狼在卯、酉的人又如何如何等；接下來的可能便是太陽、巨門在寅、申，廉貞、貪狼在巳、亥等。由於有格式、有次序排列的外觀，倒令很多斗數迷看得賞心悅目，如痴如醉。印象上，斗數出現了一個類似「系統」的外觀。這種斗數的寫作風格，由八十、九十年代，延綿到二十一世紀初，流風廣而久遠。

既然有紫微、貪狼在卯、酉，太陽、巨門在寅、申這些格式出現了，聰明人總會給他簪花帶紅的冠上一些有型有款的名號，大概在這發展期當中，便產生了所謂「星系」的稱號，有人說「六十星系」，有人將 144 個宮位做命宮，說應該有 144 個「星系」才對，也有人更細心，將一些雙星同宮的現象再分拆，成了他們的 168 星系論，故此，又給人一種很有「系統」的感覺。一時，星系說又令斗數習者讀得如痴如醉，對星系的未來發展，充滿了憧憬。

一個鑄造名詞 Neologism

邱吉爾說，印度只是一個地理名詞，意思大概說，印度的城邦很多，各自為政，國不成國，只可以當作一個地理名稱，無甚內容。筆者大概也可以借用一下，斗數中近年熱衷談的所謂星系概念，大概也只是一個鬆散的「地理」名詞而已。

認真唸過中文的人，都一定唸過《詩經》。詩經是我國文學典範，也奠定了文字寫作技巧的文法及模式。

從內容和風格分，詩經有風、雅、頌。

從文字寫作技巧說，便叫做賦、比、興。

風、雅、頌涉地域文化內容，賦、比、興奠定文字寫作技巧的綱領。我們學斗數，有所謂學賦文的，如「太微賦」、「天玉賦」、「骨髓賦」等。賦的原本意思，只是說直述其事，但久而久之，賦成為了一種文章的總稱；其實，賦文經常用上了很多比和興的描述手法。我們看或者學習賦文，便得了解，他不是直述和白描的，而是常用類比和興象的。

斗數的十二個基本盤，也就等如各有不同的地域風貌。地域風俗這個概念不難理解，譬如說，某些省份的人比較純樸、熱情和好客，這個省份中的人雖然個個面貌不同，但整體上都會具有某種共同的文化氣質，這種理解，稍涉民俗學的人，都會認同。十二個盤風，我有時會和同學開玩笑，將之譬喻為十二所學校的不同校風。我知道有些學風水、斗數的人，總喜歡用上「磁場」這一類「類科學」的字眼，以增加其「科學性」的水份，便徒惹那些只知道「科學」，而不知有其他的人揶揄訕笑。

十二個基本盤各有不同的風格面貌，不帶物理性，而帶可詮釋性，屬於人文學科的範圍，用「磁場」這些物理性名詞，顯屬不當，大概也只是混水摸魚的江湖小道心理作祟，基於一種攀附心態。我用十二基本盤而不用六十星系的框架去理解斗數，所以對六十星系的觀念，沒有甚麼深入的認識。我喜歡跳出箱子思考(think out of the box)，有時便得放棄一些「祖傳」的觀念。

十二基本盤只列十四正曜，連輔、佐、煞、化也不列，所以十四正曜稱為主星。近人捨本逐末，主星本義的理解未搞好，便圖謀要進一步「精準」，一股熱血地去張羅一大堆的雜曜之類，搞雜曜去算「細節」，是為主雜顛倒。主星之所以稱為主星，雜曜之所以稱為雜曜，那是「有名你叫」的事情，我

們如果不坐在基本盤上參出一個透徹，便為主雜不分，頭腦顛倒。如果我們將十四正曜的定義定得準確，然後放入十二個基本盤中磨研，便已經可以理解出個別星曜，在不同的宮位上的動態意義，進入有機的星曜意義理解；後來的輔、佐、煞、化，是枝葉的加添，增強其動態和變化。筆者教學生星曜特性教足一百四十多顆，但到實際應用，十二基本盤，加輔、佐、煞、化，已足以說事，定盤也只在十分八分鐘內，無滿頭大汗定盤竟日之蹇。筆者教斗數有相當時日，從不發秘本講義，同學所本所參，經年也只是一張 A4 紙印上的十二個基本盤。

祝大家冥想愉快。

一顆鈕扣錯了，依然可以在局部的外觀上，有五顆對上。但媽媽在我們上學前的意見依然是最直接的：全扣錯了，要重新再扣。我們長大後，懂得用較老練的 (sophisticated) 語言來描述扣錯鈕現象，叫做「一子錯、滿盤皆落索」，又或者說：「骨牌效應」、「蝴蝶效應」。



十二宮總論

Twelve Basic Charts, an Overview

鑑於大清、視於大明

人能正靜，皮膚裕寬，耳目聰明，筋信而骨強，乃能戴大圓，而履大方，鑑於大清，視於大明。

《管子·內業·第四十九篇》

我們強調要對十二基本盤有鳥瞰的認識，看似廣泛，但若未經此認識階段，任何「細節」，都只是瞎子摸象。這種結構性的觀察，我在上述篇幅中有摘要的論述，有如提供了軟件的開放原始碼 (Open Source)，讀者有大幅的發展空間。

談斗數的結構，可做成千上百條題目，譬如說，可列出科權夾的組合，來研究其變化；又或者看祿存的走位，而分辨其影響。這些題目，不可憑朝夕以竟其事，也非憑刻意搜集可求，而是經敏銳的隨時隨地觀察，和耐心的經驗堆積。我常提學斗數的年青朋友，不要幻想可以未成人，已成仙。

理解結構

以下只用紫微、左輔、右弼，三台、八座來談一談所謂「百官朝拱」或「一呼百諾」的現實意義。

以紫微及領導力為例，經結構性的觀察，讀者便可能有如此的心得。

辰、戌、丑、未的紫微，破軍，較容易合得左輔、右弼、三台、八座。如果會齊左輔、右弼、三台、八座，那便是一種有層級式的實質領導。

子、午、卯、酉的紫微、貪狼，因為難以平衡、工整地會

齊左輔、右弼、三台、八座，加上太陽和天梁同居子、午、卯、酉線，自我中心脾性進一步加強；所以，縱有領導的機緣，也只是一種「藝術性」的領導，或者浪漫主義色彩的領導，或者是精神上的領導。

寅、申、巳、亥的紫微、七殺，要紫微駕天府系的七殺原已用力，若見左輔、右弼，三台、八座，也必失之於偏，故此便容易形成偏拗之執，在實質領導上，則始終難輕鬆駕馭局面。

以上的理解模型，會因天盤的四化、六煞、輔佐諸曜及雜曜等佈置而增減其強弱，這一步工夫，便要讀者將斗數系統依《卷三·推斷法則》所說的三段式，即：

(一) 透徹理解星盤結構

(二) 透徹理解星曜本義

(三) 理性邏輯推論及總結

不厭其煩地從頭建搭，才可以理出一個斗數的面目和頭緒來。

觀察結構，從而理出體系，大概還要先放棄一些訣式的唸誦與綺夢遐想。十二個基本盤，可因天盤的四化、六煞、輔佐諸曜及雜曜等佈置而變化得近乎無形無相，但縱使宇宙混沌，也可見出井然之序，何況那一個甲子才衍生出的廿多萬個的斗數合成盤。

坊間拘泥於何者「百官朝拱」、「一呼百諾」，何者「在野孤君」，則更加是口腔期思維，為吮舐之爭，高貴成熟的讀者，可不流於一般見識。

由 1984 到 1987 期間，亭老曾經對筆者門人述及「打破十二宮」一詞，談到內容，只說到有時有些事情，例如疾病，便要兼看命宮或福德宮，他後來的書，也大致如是說。我在《卷

三·推斷法則》中有一章共三節提到「打破十二宮」，內容所及，皆筆者自行演繹，希望能起填充之用。

我用亭老的「打破十二宮」這個名詞來借題發揮，原因簡單，乃因一般想法，都容易將思維鎖困在一些死板的宮位意義上，即以事業宮看事業，財帛宮看財帛等簡單而直線的思路。

說要「打破十二宮」，大概也利於解鎖的第一步，接着才能騰出一些思想空間，讓斗數學者進一步理解「星曜凌駕宮位」的概念，那是《卷三·推斷法則》的立論，為《卷四·星象原型》談的十二盤風原理建立基礎。

談十二基本盤，縱使擺脫不了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」的形相，但已經擴闊了視野，令宏觀和結構性的理解變得可能。十二宮的概念，至少可以涉及兩個方向：

一是理解十二宮所指者為命宮、事業宮、夫妻宮等。

二是理解十二宮所指者為子、丑、寅、卯等十二個地支宮位。

如從一，我們得理解，命宮、事業宮、夫妻宮等名號，他們的意義和內容是甚麼？賦、比、興的所指的是甚麼？而不是望文生義的狹窄字面意義。

如從二，亦即筆者常說的，地支盤有其地理意義，憑此概念，可進而分析各大小星曜在這些地理位置的

適應、不適應狀況；

發揮、不發揮狀況；

優化、不優化狀況，

並且以「加、減、乘、除、分數、比例法」的計算概念，為星盤作出整體性的分析和評估。

故此，「打破十二宮」，從另一角度觀之，則反而是「整

合十二宮」；「菩提本無樹」，打破何從？整合又何從？不論「打破」還是「整合」，皆為無中生有，生之而成有形有相，隨時可破，隨遇可合。

學術數而不懂一點詭辯和悖論，而一味只想求訣，如何能學？

十二基因圖譜

我有時會用十二基因圖譜來形容斗數的十二個基本盤。我用基因這個名詞來形容，並不需要刻意勾搭近代流行的人類基因學，基因一詞，以文字本義而直觀之，即基本因素的意思，取其通用性的意義(generic)即可。武俠小說中的武林秘笈多以圖譜形式繪成，不會長篇大論而只點其要，並且要求學習的人心到領悟，苦工皆在讀者。

我在求學年代常鑽電影院，那時候流行國粵語武俠電影，打打殺殺，刀光劍影。導演們為求刺激，頻頻地把鏡頭快推快拉，當中便是切來切去的特寫鏡頭，節奏極快。我那時候年青血氣，很能抵得住這種刺激。

電影行中曾流傳一個逸聞，前輩楚原導演因劇情需要拍一隻貓在鏡頭前疾撲而過畫面，一時難以在場地中找隻不論是黑貓還是白貓的真貓，導演靈機一觸，隨手就拿起一條洗面用，印有祝君早安之類的白毛巾，揉作一團，叫攝影師開機，跟手把毛巾在鏡頭前一扔，觀眾後來坐在影院中聽見厲聲的貓叫，還看不清楚那條是毛巾還是一隻貓，效果還是逼真懾人的。

我年紀大了，逐漸少看了這些節奏急快的電影，也許陪伴我們成長的大師也年紀大了，他們現在拍電影，也不再一味的特寫、快鏡的推來切去，而是可以慢下步伐，先來個大環境開場，交待背景，然後逐步帶引觀眾入戲。我們學斗數，被誤導